

一七二零年代。台灣中部大事記

康熙六十年 1721年

朱一貴走反，南澳鎮總兵藍廷珍奉命弭平民亂。

康熙六十一年 1722年

清聖祖皇帝十一月駕崩，皇四子胤禛繼位，翌年易年號為「雍正」，即清世宗。

雍正元年 1723年

清廷在大甲溪以南、虎尾溪以北，新設「彰化縣」，縣城為「半線庄」。(今彰化市)
藍廷珍迎奉湄州媽祖金身，開辦「藍興宮」，即今日「萬春宮」前身。

雍正二年 1724年

朱一貴戰亂弭平，藍廷珍北巡台中，見地廣人稀，招眾墾殖，自立墾號「藍張興」。

雍正三年 1725年

今南投內山的「水沙連社」(邵族)，不滿當地通事橫徵暴斂、步步侵墾其生活空間，自雍正三年陰曆八月開始，以骨宗、拔思弄、水里萬父子三人為首，聯合其他社丁，對清廷倡亂不納餉，以今台中市、彰化、雲林地區出草獵首，對當地漢人造成強大的驚恐與衝擊。

雍正四年 1726年

「水沙連社」(邵族)持續對平地漢人進行獵首、焚燒房舍與耕牛，直至四年陰曆十一月被時任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吳昌祚出兵撫平為止，史料收錄「生番」殺人者 62 人，被殺耕牛 140 隻，焚毀房屋 81 間以上，史稱「骨宗事件」。

一七二零年代。台灣中部行政區域略圖



主要勢力與人物

【藍張興 Na Tiunn Hing】

大肚溪北岸勢力者。

康熙六十年(1721)，台灣總兵藍廷珍奉命討剿朱一貴事件來台，敕平動亂後，便在今台中地區接替「張鎮庄」原有範圍，委託管事蔡克俊（亦作蔡克峻）負責招墾拓荒事宜，並成立墾號【藍張興】。

本故事借【藍張興】之名號，委託管事改為顏居益（虛構人物）；設定顏居益在「大肚溪（烏溪）北岸」私墾已經略年餘，藉由妻家藍氏牽線，才名正言順成為當地漳州拓墾集團代表人物，與史實有一定的出入。

大肚溪北岸之平埔族為巴布拉族（Papora，或稱拍瀑拉族），主要分佈於今台中市區與大肚山東西側，有貓霧揀社、大肚社、水裡社、沙轆社及牛罵社，十八世紀初期漢人勢力尚未滲透，族風強悍。

【勢力範圍】彰化縣貓霧揀保

漢人：藍興庄（藍張興庄）、楓樹腳庄、烏日庄、大肚庄、大里善庄

巴布拉族：貓霧揀社(Babosacq)、大肚南社、大肚中社

洪雅族：萬斗六社 (Taorak)

顏居益（墾戶首，歷史原型：蔡克俊）

【顏氏家族】

正妻：藍氏翠玉（歿）

長子：顏伯崇（歿）

石琴——閔官

次子：顏仲歲（行跡不明）

三子：顏季崑

曾娣

正妻：薛氏夕照（續弦）

四子：顏幼嶼

【藍氏家族】

藍元騏（歿）

嫡長女：藍翠玉（歿，適顏氏居益）

嫡次女：藍錫玉（適石氏紹南）

庶子：藍良玉

【張氏家族】

張圖（歿）

子：張鮎（二當家）、張鯽

張妙娘（石氏阜贅）

女：張石虹

【部屬—藍營—私武部隊】

總教頭：石紹南

副教頭：吳紹東

民壯：石振、黎洪、徐隆、蘇說、何勇、楊喜、吳嬰、李桐、宋涼、朱宣、林愷、丁純、
凌允：

【部屬—其他】

隨扈、守衛：石阜、薛素、戴青、曾丹

其他：顏三虎、辜換娘、曹孟冬、徐五娘、何祖年、柳月：

【藍張興佃戶】

楓樹腳庄—薛卯

大里善庄—林白淵

大肚庄—范永舜

烏日庄—張簡文通

【高福盛 Ko Hok Sing】

虛構墾照名，大肚溪南岸勢力者。

名稱取自當家姓氏「高」，「福」代表福建省，「盛」為昌盛、興盛象徵吉祥之寓意。設定為雍正初年大肚溪南岸（今彰化市區）最有勢力之墾號，組織成員以泉州裔為墾戶與佃戶、移民為主。

當地也參雜不少平埔族——以半線社、柴仔坑社、阿束社為主的巴布薩族群（Babuza），其次為內山區域的貓羅社、南北投社、大武郡社的洪雅族——阿立坤支系（Hoanya - Arikun）；相較於北岸巴布拉族群（Papura），巴布薩族與洪雅族由於接觸漢人時間較長，此處漢番雜居頗為常態。

【勢力範圍】彰化縣半線保

漢人：半線庄、惡馬庄、快官庄（或快管庄）、花壇口庄、南北投庄

巴布薩族：半線社（Pangswa）、阿束社（Assoeck）、柴仔坑社

洪雅族：大武郡社（Tavocol）、貓羅社（Baroch）、南投社（Tausa Talakey）、北投社（Tausa Mato）

高濟芳（墾戶首）

【家族】

正室：黃氏桂娘（鹿仔港黃家）

嫡長子：高人達

妻弟：黃會坤（二當家）

半線社土目女：荷薩娜（歿）

庶長子：高人遠

妻甥：潘五

【部屬】

北投隘隘首：馮剛（北投鎮番寨，今南投草屯）

隘丁：郭定、孫彥、丁轅、李諒、朱又利…

鏢師：羅辭（前大武郡屯隘隘首，今彰化社頭）、姚堯、胡訓

趟子手：江達、藍清固、廖必捷、林萬安、林西美、孫鐵叔、曹斐、邱景廠、蔡運世…

高家家丁：黃樹、唐姨、高川、馮玖、江嵐、丁軒、廖擊…

其他：江豪、傅向陽、葉港漣、詹福兼、黎貞、李蔭娘…

【高福盛佃戶】

花壇口庄——李湯

快官庄—游大振

上快官庄—游天賞

大武郡新庄—王脩

惡馬庄—翁成魁

【番社】

猫羅社—通事簡阿來

(三十) 正月望，常安寧，多喜樂

彰化縣半線保

半線庄·高家大寨

丙午年元月十五日，天官大帝生辰吉日。

此刻冬季寒意漸退，開始有暖和的春風來到人間，今日正逢上元佳節，前幾日的綿綿細雨頗識時務的沒有落下，半線庄內張燈結綵、通宵達旦，好不熱鬧。

馮玖隻身俏立於高家大寨灶腳的外頭，桌頂上放著一空碗，原本裝滿甜餡的湯圓湯汁，早已乾竭，顯是獨坐良久。夜風徐來，馮玖順手撩了鬢邊的髮絲，她手腕上暗綠色的玉鐲對映當空明月，翠玉透過月光，竟如夜珠璀璨，相得益彰。

「阿玖姊姊！妳不會從高川叔請食湯圓之後，就一直坐在這裏不動吧？嗯，妳在看月娘嗎？哪有這麼好看？」江嵐一眨眼的工夫也拉了張板凳，在馮玖旁邊坐下。

馮玖低下頭，黃犬 *Suzai*（洪雅語：妹妹）倚在她腳下不停搖尾晃蕩，笑道：「我不是在看月娘，我在看姪娥（娣娥）。」江嵐吐了個舌頭，啞道：「看姪娥？你在看吳剛吧！」馮玖伸出手指頭搓弄江嵐的額頭，說道：「看吳剛？那種胳膊粗、嗓門大的腳色，我看我老爸就夠了！還去看吳剛？」*Suzai* 見馮玖出手不住吠叫一聲，江嵐失笑道：「阿玖姊姊開個玩笑，妳別當真！」*Suzai* 低鳴嗚嗚，在江嵐身邊追著尾巴轉了一圈，逕自坐臥在地。

江嵐一手摸著黃犬的頭，斜眼打量馮玖淺笑凝眉的神情，怎麼看都像是有心事的样子，朱唇微啟想說些體貼的話，馮玖卻先開口了：「妳怎麼在這裏？這麼好的日子，我以為妳又要偷偷走去找情郎！」江嵐臉上一紅，道：「阿姊，冤枉呀！妳從小看阿嵐長大，我才不是重色忘友的人啊！」馮玖單眉微擰，擺出了一副耐人尋味的表情，說道：「還敢講？去年年尾，有一個人走去北岸那邊住了快一個月，不敢讓江達知道，我還馬上去通風報信……」

江嵐道：「阿姊，我已經講很多次了！我是去看病的！那個徐隆：妳知道他的！他八月時偷偷把一個犯錯的師弟放走，以為是好心，沒想到去年十月份傳出那個：朱宣的師弟給生番鏢死的信息，之後大受打擊就一病不起，他們庄的大夫愛理不理，就找上我囉！」

馮玖哈哈一笑：「我都不知道小阿嵐這麼有本事，快可以賽華陀了！」江嵐聳了聳肩，搖首道：「妳這麼講實在太抬舉我了！那個徐隆：身軀勇得跟牛一樣！除非是受傷沒調理，早就風寒不侵了！他生得根本是心病：藍興庄的大夫黑心哪：不過開幾帖擬元安神的藥引，就講要好幾錢才肯給徐隆呢……」

馮玖莞爾道：「你們有沒有去哪裏玩，或者拜見人家的序大（長輩）之類的？」

江嵐啞道：「我根本也沒能去哪，他們『藍營』管好嚴啊！沒事的時候，都只能待在練武廳附近，他有次帶我上街：背後一直有人閒言閒語……」

馮玖愠道：「有什麼閒話好講的？黎洪是不是男人呀？也不護著妳！」江嵐嘆道：「藍興庄不比咱半線庄，他們和貓霧揀社處得不好，看到我的模樣：加減有些防範。妳別講他啦！他才不介意人家的閒話呢！每天都想拉著我去逛，是我不喜歡聽到他被別人指指點點，所以

我大部分就窩在五娘的家，也沒多去其他地方。」貓霧揀社分布於大肚山東南側，藍張興庄西側，與分布於大肚溪南岸的半線社族群不同，民風更為剽悍難馴。

馮玖道：「五娘？」江嵐低聲道：「五娘是徐隆的阿母，黎洪他自幼沒爹沒娘，是給徐隆的阿母帶大的：」馮玖拍了江嵐一背，笑道：「不錯嘛！妳不只見到人家的序大，還跟人家的序大一塊住過了呢！」江嵐滿臉通紅，肩膀往馮玖頂去，算是回敬馮玖一記。

兩名姑娘打開對峙一陣，馮玖差點要踩到腳邊 Susi，才對江嵐擺出一個認栽的手勢，陪笑道：「不打了、不打了！將來阿嵐妹妹喜酒不找我該怎麼辦？」江嵐半眯著眼睛，啐了一口，瞪著馮玖半晌，嘆道：「別講我不想辦喜酒，我跟他也是辦不了喜酒的。」馮玖微怔，江嵐心思轉得飛快，她才想到近年來官府頒布漢番通婚的禁令，雖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可是黎洪和自己都是給人家請得下腳手人，哪來的錢來差使鬼呢？

馮玖道：「那妳有沒有想過：你們之後該怎麼打算？」江嵐以手托腮，淡淡道：「嗯：他是講他要賺夠贖身錢，才能對【藍張興】那裏有交代，希望我給他一點時間，不過：」

馮玖站起身子，當空皓月前伸了個懶腰，語氣故作輕鬆地道：「阿嵐，不必擔心，如果真的有的那個時候，記得來找我，我會陪妳的。」江嵐凝望了馮玖一會背影，才道：「阿玖姊，我就是看妳這個樣子，什麼事情都悶在心內，才不放心妳一個人哪！」

「拜託，我這麼堅強，這世上有什麼事情可以難倒妳阿玖姊？」馮玖答道，語氣有些不以為然，又道：「阿嵐，趁外頭還很熱鬧，咱們去猜個燈謎如何？」江嵐卻覺得馮玖臉上的笑容略略惻然，窩在腳邊趴睡的 Susi 忽然「嗚汪」一聲，有個高大的暗影貼近了。

「沒錯！這世上有什麼事情可以難倒我閨女？」

「妳真的把吳剛給盼來了……」江嵐戲謔道，馮玖白了江嵐一眼。

吐出這句嗓門極大的人，正是馮玖的父親，北投鎮番寨隘首·馮剛。他原本成年鎮守北投社一帶（今草屯鎮），正逢年過節，【高福盛】頭家高濟芳給他放了幾天大假，並在高人遠的懇託下，同意他們媽祖今年生日之後，針對漳、泉籍船夫紛爭，調派馮剛等人分批派駐快官、貓羅溪一帶的船寮。為此馮剛在吃羅辭喜酒時，他非常開心地拉著羅辭灌酒，逢人便大聲宣告這個好消息，直到今日仍一副得意洋洋的姿態。

馮玖露出一臉快暈倒的表情，皺眉道：「阿爸！你：你拿這麼多蔥過來幹什麼啦？咱：咱們又不食蔥！」馮剛為齋教教派的頭人，他旗下一派子弟兵修習都是齋教的功夫，此派特色是不碰葷腥，連蔥、韭菜、大蒜等味具有刺激性味道的「五辛」也不吃，該教派主張持齋修身，五葷、五辛蘊藏著濁重惡毒的習氣，吃了容易傷五臟六腑，同時也會引領齋教弟子內息走岔，甚至有走火入魔之虞。

只見馮剛和高家家丁丁軒兩人四手各抱著大把的青蔥，滿身給泥巴沾染得烏趨趨，好不狼狽，卻不減馮剛的半分豪情。

馮剛縱聲長笑，渾厚如巨鐘的笑聲彷彿方圓十里都可以聽得見，他道：「閨女！這不是給妳食得，這可是妳老爸的心意，哈哈！哈哈！俗話講：『偷擰蔥，嫁好翁！』我知道我閨女這個：巾幗不讓鬚眉，就是太優秀了！哈哈！別笑我賣花說花香，不過還是怎麼可能不優秀呢？也不看看祖宗是誰？哈哈哈哈哈！總歸一句，閨女要找個匹配、稱心的如意郎君實在太不容易，妳老爸想想：不做什麼好像不行，這不就拉著丁軒這隻老狐狸，作伙到半線庄外的農莊，為了閨女的大好姻緣：偷擰這些青蔥嗎？嘿！嘿！擰了這許多，紅娘看到還不保佑妳紅鸞星動？擔保妳的如意郎君，今年一定會出現！哈哈！搞不好妳的囡仔還會比羅辭那位更早出世，他那個妻子又乾又瘦，怎麼跟我閨女……」

原本馮剛興致高昂，馮玖還想讓他順著性子一鼓作氣講完，硬聽了幾句父親夾七雜八的渾話，可是講到後來，只覺得馮剛得意忘形，還越講越過份，趕緊揮手岔住馮剛的話頭，沒好氣道：「好啦！好啦！你：你把這些青蔥放下好嗎？看看你還有軒叔，渾身都是蔥味，聞著聞著我都快流眼淚了！」江嵐已經在馮玖身後不停吸鼻子，她一直盯著淚珠已經在眼眶打轉的丁軒，斷斷續續地道：「馮、馮叔叔！你拿了這麼多，又、又拿了這麼久：怎麼不會難受呀？」

馮剛和羅辭是【高福盛】之中水火不容的勁敵，連帶影響齋教教眾與羅辭鏢隊興起較勁之心，除了羅辭之外，馮剛更三不五時會找鏢隊江達的麻煩，可是他男子漢大丈夫恩怨分明，還不至於會針對江達的妹妹，甚至對江嵐還挺親切的。

「你馮叔叔可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馮剛將兩堆蔥扔到灶腳前的桌頂上，「砰」了一聲，足見其份量，又是大笑三聲，續道：「區區青蔥，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哈啾！」陣陣蔥味撲來，丁軒不停眨眼，擰著眉道：「我們可把一大塊青蔥田可摘禿了，我就不信馮老官鼻孔是壞掉！」

馮剛不客氣掄了丁軒一拳，罵道：「閉嘴！平常又沒跟我在北投那跟生番火拼，今日難得遇到你馮老官，跟我出來走一趟很委屈是不是？」丁軒也是齋友，他的雙生仔弟弟丁轅隨馮剛一同駐守北投鎮番寨，兩兄弟都是長年跟在馮剛身旁的好夥伴。北投鎮番寨鄰近內山區，位處水沙連兇番出沒的前線，高濟芳曾派遣多名隘丁駐守該地，傷亡十分卻慘重，偏偏此地扼守軍功寮，位置十分重要，高濟芳只得重金禮聘馮剛，將這份重責大任賦予給強悍的齋教教眾，馮剛不忍獨生愛女馮玖隨之前去，所以將馮玖留守高家寨，而丁軒也被留下來看顧馮玖，順道一同肩負高家寨巡防家丁的職責。

「老官啊：我：才沒有這個意思咧！」

「還講！都是你，不講我還沒感覺，你一講：啊！我的眼睛：『鬼夜刀客』的威風可不能被這些蔥給毀掉……」

「老官，你不講沒人會知道，不過你已經喚得這麼大聲：先跟你講，明日有人談論的話可不是我害得喔！是從你自己嘴裏講出來的……」

「丁軒！我去你的，閉嘴！」

「馮叔、軒叔，灶房有水，但是你們還是要先忍一下，不可以直接沾水洗面！」江嵐好心要告訴他們怎麼洗掉蔥味，講到一半，手卻被馮玖猛然一拉，各自化為一道黃煙青影，匆匆離去。

「阿玖，講到一半，妳去哪？」馮剛雙目充滿血絲，強忍著淚水大叫。

「阿爸，多謝你的青蔥啦！我和阿嵐要去廟前謎猜，去晚了，大獎要被猜走啦！」高家寨中已經看不見馮玖與江嵐的身影，只剩下她清脆爽朗的餘韻飄盪在空中，還有馮剛和丁軒不停歇的打噴嚏聲，最後是 Suzi 朝主人狂奔的吠叫壟罩了高家寨。

馮玖一走，馮剛頓覺心中空空落落的，他大力吸吸鼻子，愣愣地看著丁軒道：「欸……！那個江達的小妹跟咱們講什麼？可以先洗面還是不可以先洗面？」丁軒雙眉一挑，道：「老官，你可以先洗洗看。」

「……」

「丁軒！我要殺了你！」

彰化縣半線保 半線庄

「孫老鐵、曹猫仔！食飽了沒？」馮玖見一身粗布麻衫的曹斐與孫鐵叔倚身在寨口附近的角落，立馬出聲打了招呼，兩人周圍散落了許多兵器鐵物，似是清潔擦拭，散發著油膩膩的氣息。

「阿玖姑娘。」曹斐滿是坑疤的面容散發出一閃即逝的光芒，當即朝馮玖一揖，馮玖邊說邊皺眉道：「就讓你別揖啦！這麼生份！」孫鐵叔笑道：「曹猫仔最厚禮的，半刻都不放輕鬆。」曹斐接連被馮玖與孫鐵叔接連奚落，也不生氣，嘴角微微一揚，道：「慣習了。馮姑娘這是上哪去？」

馮玖朱唇微啓，孫鐵叔皺眉道：「先別講，讓我猜看看：可是去謎猜？」江嵐嘿然道：

「老鐵叔，你難得聰明。」孫鐵叔啞道：「阿玖姑娘每次都偷食步，去年猜贏了我許多，才不讓曹猫仔再跟你們去。」

馮玖笑道：「不去謎猜了，我只想去廟會走走罷了！孫老鐵、曹猫仔，和我們去嗎？」孫鐵叔搖頭道：「你姚鏢頭今日吩咐我清掃傢伙，曹猫仔特地來幫我，弄了半天，你們帶曹猫仔去吧，我等會還要上油！」曹斐道：「孫老鐵，我大可幫你！」孫鐵叔皺眉道：「哎啊！你幫我幫了半天，都還沒謝你呢！這會難得有姑娘找，你成天陪跟我這大叔身旁有什麼意思？去去去！」

「阿玖姑娘，妳有什麼事不爽快嗎？」

「這元宵夜的：哪有什麼好不爽快？」

「妳面上不好看，曹猫仔都看出來了，只有妳自己不知道。」

「我想：能讓阿玖姑娘感到為難的事情：應該沒幾件吧？」

「有些事情呢：講難也不難，主要還是自己心內過不過得去的問題啊！」馮玖撇過頭瞪了江嵐一眼，心想自己才當躲過老爸的催婚，身邊這個小阿嵐居然膽敢揶揄她？若非顧慮曹斐在場，她馬上要給江嵐一記下馬威。

馮玖秀眉一揚，餘光瞥見寨外一大一小的身影向自己靠近，朗聲道：「羅大哥，好興致！帶夫人出來走走啊？」

羅辭笑道：「是呀！大好元宵佳日，一定要出來走走。」羅夫人與羅辭一前一後，緩步走到馮玖、江嵐與曹斐的身側。趁著羅辭與馮玖、江嵐兀自寒暄，曹斐擰著眉打量著不發一語的羅夫人，心裏想，羅鏢頭願意讓出嫁的妻子拋頭露面，還真大度，曹斐眼神一收，只聽羅辭說道：「各位，佳節、佳月和佳景，又有：佳人作陪，豈可無酒？阿玖、阿嵐還有曹猫仔，我做東道，咱們上去飲一杯吧！」

「好啊！」馮玖爽快地答允，以雀躍期待的眼神朝曹斐瞅了一眼。

「如此，多謝。」曹斐生硬地回道。

適才一張嘴得理不饒人的江嵐，在羅辭偕夫人出現之後遽然發起愣來，她望著羅夫人的臉蛋不禁望出了神，羅夫人黎貞顧盼之際的眉宇，像極了江嵐心裏常惦記的另外一個人。

馮玖一手挽著黎貞，一手拉著曹斐的胳膊，轉身要往酒樓的方向走去，餘光注意到一動也不動的江嵐，心不在焉，皺眉喚道：「阿嵐，走啊！還站在那裏發什麼呆？」Suzi伸長脖子舔舐江嵐的手指，江嵐才猛然回神，奔上前去。

江嵐亦步亦趨隨著羅辭的腳步，嘴角又是一撇，歪著頭道：「這不是：林萬安老爸開得喜仔麵攤嗎？【高福盛】總鏢頭常來的酒店：就是這裏？」羅辭笑道：「是啊！我只要一點酒水提提神就很夠了，上酒樓做什麼？喜仔的下酒菜俗又大碗，你看腳手有夠快，一下就端來了：食啊！不要客氣。」只見一桌子的鹿肉，台灣孤懸海外，耕牛等尚仰賴海外輸入，唯有滿山遍野的獐鹿麂彷彿取之不盡，醃製或火烤，撒上鹽、蒜、青蔥等辛香料就可以食用，可謂最平民的肉食料理，當然店家不會告訴你，醃製肉食、醬菜用的粗鹽，絕對不是從官鹽管道那人手的。

五人圍桌而坐，江嵐目光微微瞟著羅辭與羅夫人，單從外貌上，黎貞頭戴巾幘，烏髮以絲織布束結，再用簪釵貫定頂髻，已全然作少婦的髮式裝扮；羅辭一派的鏢師裝束，倒是沒什麼改變，頂多添了件冬季的外衫大衣。這對新婚夫婦，互動與對談顯得客氣生份，黎貞眼底似乎隱藏著淡淡的恐懼，她嫁給羅辭這些日子，不曉得是怎麼過的？

酒菜上桌，羅辭大口吃著鹿肉脯、獐腿肉，不時和著酒下肚，一派豪邁自在，相形之下，曹斐吃相像個文人雅士，不疾不徐，連飲酒也是細細品啜。

羅辭年底赴南投鎮番寨支援，直至昨夜才風塵僕僕趕回，他才辨給，滔滔不絕地訴說與南投社的風光地貌，以及面對生番是多麼的棘手，他與江達還有廖必捷他們有怎麼樣的經歷。在【高福盛】之中，羅辭與馮剛並稱一時瑜亮，但這口條確有天上地下之別。雖然馮剛

未必苟同，但同一件事情由馮剛來說的話，自己的父親會講得口沫橫飛，夾雜不清，多達一半是自吹自擂之詞，常常令馮玖聽得不耐，只想掩耳落跑。

馮玖自幼持齋，遵從「三皈五戒」，不食肉、不飲酒，盤中佐料淡淡的蔥味撲鼻而來，不禁讓她犯些頭疼，她自己單獨叫了一盤四季豆，和江嵐一同嗑起甜瓜子。素來嘴刁的江嵐有別於以往，只是默默傾聽，一連灌了好多壺濁酒，時不時挑了幾塊盤中的鹿肉，偷偷拿給坐在地上搖尾乞食的 Sursi 品嚐，馮玖與羅辭聊得興高采烈，渾沒注意到身旁羅夫人不言不笑的臉上，當羅辭高談闊論山澗美景時，眼中也綻放著些許異樣的光芒。

羅辭轉過頭，笑道：「夫人怎麼沒見妳動箸？不合味嗎？」

黎貞彷彿不敢直視羅辭目光，低眉道：「不是，我：只是沒很餓，慢慢食。」

羅辭歉然道：「不好意思，很少陪妳食飯。」黎貞低聲道：「不需要道歉，你這麼忙：」頓了頓，又道：「你講得那些所在，聽起來：很有意思。」羅辭雙目一亮，莞爾道：「夫人喜歡，我帶妳去看看好嗎？」黎貞一怔，一雙精眸倏地湛然生輝，卻旋即被甚少主動發言的曹斐給吹熄。

曹斐搖頭道：「羅夫人，那些地方靠近生番獵場，別講很危險沒什麼好去的，妳這樣去不要給人添亂，就阿彌陀佛了！」黎貞悶聲道：「曹君才高八斗，果然名不虛傳。」曹斐奇道：「曹某愚昧，還請羅夫人明示。」黎貞道：「我還沒去：曹君就料定我會給人添亂：這不是神機妙算那是什麼？」曹斐表情一側，沉著嗓子道：「生番凶狠，妳有所不知。」黎貞欲語還休，露出不置可否的神色。

馮玖替曹斐與羅辭斟滿水酒，忽道：「不講妳不知道，兩年前：已經是三年前了，曹貓仔俯身在溪澗深處，不僅遍體鱗傷，更是身中劇毒，全身浮腫：若不是我與我老爸恰巧經過，趕緊帶他去給烏日庄的藍大夫救治：不然，曹貓仔現在已經凶多吉少了。」黎貞問道：「藍大夫？」曹斐沉聲道：「妳知道他的，就是【藍張興】前主母的小弟。」

「是舅爺：」黎貞低喃一聲，倏地雙眉一豎，淡淡道：「埋骨豈無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

「有志氣！好丫頭！」羅辭大笑，斟滿的大壺酒杯又是一空。

「羅鏢頭，這可不是開玩笑的。」曹斐正色道。

「我沒有開玩笑，夫人想去，無顧蛇籠刀片，一定奉陪。」

黎貞望了曹斐又望了馮玖一眼，最後將目光瞟向天邊的皓月，悠然道：「你不必當真，我：我只是講講而已。」

羅辭輕笑道：「夫人講得話，怎麼可以不當真呢？」

馮玖只聞黎貞吐了一口鼻息，並不答話，難知是喜是愁，今次再逢黎貞，馮玖確實暗暗一驚。在馮玖的印象中，去年三月因共賞〈陳三五娘〉戲曲而有過一面之緣的小丫頭貞兒，是個「開朗」與「落落大方」兼之的姑娘，可是眼前這個羅夫人卻總是一副「無要無緊」的

表情，眼神之中隱約也蘊藏著難以言喻的愁苦之色，好似全身改作少婦的裝扮之後，性格也全換了一個人似的。

「羅大哥！總算找到你了！」江達匆匆奔來到喜仔麵攤，他大手大腳，一跑過來彷彿地牛翻動。

「江達，你來得正好！酒還是溫的……」

「羅大哥，錦舍跑來找咱們的麻煩，他跟我說上次交貨的帳目不對……」

「胡鬧！錦舍不找麻煩才奇怪吧？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天大的事等我夫人食飽飯足後再講……」

「我食飽了，你可以先去忙沒關係。」黎貞從椅子上緩緩起身。

「那等我送夫人回去再講……」羅辭不死心，他很喜歡逗弄這個小姑娘，逞強的脾性總讓他想起遠在烏水溝另一端的亡妹。

記得最後一次看到她時，大概也是同樣的身高和年歲。

從前在晉江的老宅院，除了小妹，上面還有三個姊姊，以及父親成群的妻妾。

他並不喜歡一屋子女人絮絮叨叨的樣子，所以他寧願一天到頭往外跑，時間都浪費在和一群狐群狗黨喝酒打架上……只是，有一天……好端端地……全家人說不在就不在了……後悔……

黎貞果不其然地瞪他一眼，慍聲道：「我自己有腳，也沒有那麼嬌貴，還需要人陪才回得了家。」馮玖接口道：「羅大哥，你就先回去吧！江達都一副快要哭出來的樣子……別作弄他了！你夫人：我們再陪她一起走走逛逛吧！」馮玖心知黎貞刻意在羅辭面前逞能，雅不願旁人明言送她，改口說了「走走逛逛」，一個讓兩方都可以接受這個說法。

江達感動地說：「阿玖姊姊！還是妳貼心……廖必捷還揚言要是我請不了羅大哥回去……他就要把我丟到大肚溪做水鬼啊！」江嵐道：「阿兄：你怎麼不講，你被丟下去的話，就專門抓他們做交替？」江達點點頭，鄭重道：「對呀？我怎麼沒想到這樣回嘴？老妹呀！下次和我做伙來走鏢，幫你阿兄反擊幾句，不然我都給廖必捷和林萬安兩個一路虧……」

「好啦！林喜仔！記我帳上，老樣子，月底結。」羅辭緩緩起身，掛著笑容地靠近黎貞，逕自把套在自己身上的外衫披肩蓋在黎貞身上。

「你外衫太大件了，會掃到土腳……而且我根本就不冷。」黎貞會抱怨不是沒有道理的，羅辭身形魁梧，儘管不若馮剛虎臂雄腰的粗壯，也不若江達身長來到六尺之譜（約 192 公分），好歹也高了尋常男子一顆頭，衣服尺寸實在大黎貞太多。羅辭並不答理黎貞的嘀咕，快速將外衫前襟的大結繫好，替黎貞拉直外衫的肩際線，才道：「給你穿你就穿！掃到土腳……有

「清制一尺約 32 公分，六尺約 192 公分。（※數據引自臺大資工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製【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

什麼要緊？」順手拍掉黎貞肩線上的塵埃，才道：「我先走囉！妳路上小心。」

黎貞暗發牢騷：「這間麵攤走到厝內：也沒隔幾條街，是要多小心？」黎貞兩手撐著羅辭的披肩，只感沉甸甸，她悶著一張臉，只見江達笑開懷的隨著羅辭走出麵攤，黎貞望著他倆越走越急的背影，直到無影無蹤，才吐了一口幾乎細不可聞的嘆息。隨即黎貞目光一收，腳步微挪，江嵐的臉孔赫然貼在自己面前，不自主「哇」了一聲，往後踩了一步。

「阿嵐，妳是飲茫了嗎？」馮玖失笑道，這畫面也太難得，小丫頭年紀輕輕，酒量卻不差，要灌倒她還不容易呢！但接下來發生的情景，更令馮玖大吃一驚。江嵐半醉半清醒之際，忽然伸臂環抱了黎貞，馮玖當然驚訝，江嵐平常是最不可能會和僅有一面之緣的人勾勾搭搭，遑論如此親暱的擁抱。

江嵐依然兩手緊緊扣著黎貞，兩個姑娘的耳環在彼此的頸項摩擦搖晃，金屬聲叮噠作響，只聽江嵐喃喃道：「我沒事可以找妳講講話嗎？我有：好多：好多事情想要問妳……」黎貞滿臉侷促，江嵐的側臉離自己好近！一時半刻又掙脫不了江嵐，眼珠一會轉向馮玖，一會看看曹斐，黎貞支吾了幾聲：「當然可以呀！但是妳可不可以先：放開我？我快不能喘氣了啦！」

羅辭的屋厝與高家大寨也相去不遠，那一區塊的地早給高濟芳蓋了一堆屋舍，專門給人來人往的腳手或商旅下榻。據說在高濟芳還沒來半線以前，這片土地全部是屬於半線社人（巴布薩族）所有，高濟芳娶了高人遠的親生母親荷薩娜（Hesanas，巴布薩語：「星星」），結成「副遷」²，即「盟兄弟」，好說歹說之下才終於向頭目要了半線庄大片區域的開發權呢！

【高福盛】凡鏢頭級以上，就配一棟獨立的居處，羅辭長年受到高濟芳倚重，待遇更是不同，給他配了一棟單側護龍的單伸手竹厝。往後羅辭若開枝散葉的話，高濟芳還要給他起一間三合院：食喜酒的時候，紅巾蓋頭的黎貞不大情願，聆聽著【高福盛】的頭家如是說。

原來江嵐腹中空虛，兼之喝酒太急，很快就昏昏欲醉，偏生又死活纏著黎貞不放，黎貞只好咬著牙先將江嵐扛回羅厝。原本馮玖想請曹斐幫忙，但曹斐拘謹，強調男女有別，只願緩緩一路尾隨馮玖和黎貞而行，直到親見他們抵達羅厝門外，丫頭李蔭前來開門之後，曹斐就對著馮玖抱拳行禮，先行一步。

「貞兒：想不到妳乾乾瘦瘦，力氣還挺大的啊！輕輕鬆鬆就把阿嵐給揹起來：走了好一段路：妳是不是練過幾手？」馮玖笑道：「喔、失禮，我應該改口叫羅夫人！」

漢人侵據原住民土地手段之一，除了武力爭奪，還有這種靠著聯姻的方式謀取。清·范咸編修《重修臺灣府志》（乾隆172年，1747年刊行）內文即明言：「半線社，多與漢人結為副遷，副遷者盟弟兄也，漢人利其所有，托番婦為媒，先與本婦議明，以布數疋，送婦女父母，與其結為副遷，出入無忌。」

「我曾和：我阿兄，學過幾年騙人的功夫。至於稱呼，妳不願嫌棄，還是叫我貞兒吧！」黎貞一邊回答，一邊接過陪嫁丫鬟李蔭捧來沾濕水的布巾，伸手替昏沉沉躺在木板床上的江嵐擦拭臉頰額頭。語畢，黎貞凝視著江嵐青澀的臉孔，內心填滿了惆悵；面對馮玖的問題，黎貞沒有將實話說盡，兄長固然有教她幾手，但大部份的時間卻都是由徐隆所授——那個原本與她年齡相仿的未婚夫。

「羅大哥介意的話，不太好。」

「他：他連我是被張家半路認來湊數的養女：都不介意了，哪會介意這點小事？」馮玖直覺黎貞話中有話，道：「我認識他這麼久，知道他是不会介意這些，哪怕是頭家、縣令的禮物，他都大手筆分送他人，可是：妳不是東西，不同的啊！」

黎貞神情一肅，漠然道：「我不是東西，倒像件禮物給顏頭家打發到妳頭家這來啦！」

馮玖歉然道：「我能明白，失禮了貞兒，妳來半線庄這麼久，我都沒有去看照妳。」

黎貞微笑道：「阿玖姑娘有心了。」

「呵！本姑娘最不喜歡別人跟我這麼客氣，要是我記得沒錯，妳年紀只比阿嵐大個一兩歲，妳就和阿嵐一樣叫我一聲阿姊吧！就這麼講定了，別跟我辯！」黎貞淺淺一笑，思忖：

「南岸的姑娘，都這麼豪邁嗎？」

「聽懂了不會應聲喔？」

「聽懂了，阿玖姊。」

江嵐的黃犬不知何時跟進來屋厝，只見牠快步跑到床角，後腳一蹬，逕自跳到江嵐身上，舔拭江嵐的下顎，江嵐昏沉沉地「噓」了一聲，Snick 乖乖地臥躺在江嵐身旁，打了個哈欠，很是自在。黎貞心中嘆了一口氣，思忖：「那隻呆狗仔，有牠一半善解人意該多好……」

馮玖忽道：「貞兒，說句老實話，羅大哥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妳嫁給他：一定不會受委屈的。」黎貞表情一僵，馮玖似乎未受影響，又道：「我看得出来，羅大哥對妳很好，關於妳與徐隆的事情，妳：」黎貞杏眼微怔，低聲道：「我不想要聽那個人的名。」

馮玖一凜，奇道：「我看妳愁眉不展，還以為……」

黎貞苦笑道：「嫁給羅鏢頭，雖然不是我的意思，但現在，我是心甘情願好好在【高福盛】這，做他的羅夫人。」馮玖露出滿臉狐疑之態，淡淡道：「可是你們一點也沒有夫妻的樣子。」

「因為……」黎貞喉頭一哽，眼眶一紅，忽然再也說不出任何話語了。

「貞兒，怎麼了嗎？羅大哥對妳……」馮玖見黎貞神色有異，她本是古道熱腸之人，不禁關心之情殊甚。黎貞霍然搖首，咬牙道：「阿玖姊，對不起，妳可以不要問嗎？」

馮玖眼神微滯，江嵐「呼嚕」一聲，吸引住馮玖的目光，眼見她翻了身子，沉沉睡去。

彰化縣貓霧揀保

藍興庄（藍張興庄）

元宵佳節，花好月圓，月明星稀。「藍營」子弟也難得放了大假，大部份上大墩街、藍興

宮廟附近溜躑。徐隆披著一件特別厚重的襖，坐在冷冰冰的練武廳外的石子矮牆上，抬頭仰天，默然多時。

「五哥：你大病初癒，不要坐在那吹風啦！過來這邊食東西，溫暖身子也好吧？」

「阿勇！你飲你的酒，我們吃我們的，人家就在忙著看姪娥（嫦娥），看他坐在那邊什麼時候才能看成仙？成仙飛去姪娥那陪吳剛砍桂木：別吵他修行啦！」徐隆一臉面憂面結，拖著脚步靠近黎洪，忿忿地朝黎洪後背捶了一記，黎洪不住「唉唷」了一聲。

「五哥，這盤獐腿肉你再不來，就要給四哥挾光了。」何勇微笑道。

「我知道，所以這不就過來嗎？」徐隆蹙眉，白了黎洪一眼。

「哎呀！阿勇你聽到沒有？這個回應才像個人啊！」黎洪哈哈一笑，邊說邊身手搓揉挨打的部位。

徐隆沒好氣地抽了張板凳坐下來，他不禁回憶起過往昔時，元宵夜總是被貞兒東拉西走，到處猜燈謎。他不喜歡猜燈謎，因為他都猜不到！黎貞笑嘻嘻得意的嘴臉，顯得自己又蠢又笨：事實上他也覺得自己又蠢又笨，那麼愉快的日子，他為什麼就讓它輕易流過了昵？嘴巴咀嚼得獐腿肉，是在顏家當灶娘的母親——徐五娘偷偷拿出來的好料——徐隆卻覺得一點味道也沒有，他強自吞嚥幾口，就把筷子放回桌頂。

何勇奇道：「五哥，味道很讚啊！幹嘛不食？」徐隆垂首不答，又嘆了口氣。

黎洪啞道：「欸欸欸！徐隆你再嘆一次氣看看，我真的要揍人啦！」

徐隆道：「大師兄：大師兄都帶了他新婚夫人回岸里社的娘家，我以為她：她大年初二會回來藍興庄一趟，結果也沒有：」黎洪轉頭何勇對視一眼，才道：「夠了喔！貞兒都嫁過去多久，你還這樣無精打采的！」徐隆頓足道：「我知道，不過：哎：你們不懂啦！」

黎洪悶哼一聲，道：「那時候做那麼多次機會給你，你自己一拖再拖，不好好把握，怪誰？有道是『姻緣天注定』，你這輩子：哎、我不想講啦！」

何勇道：「五哥啊！你也算是咱們『藍營』數一數二的好手，不要擔心，師父一定不會虧待你的，說不準：正要替你安排一樁好親事也說不定啊！講真的，藍興庄其它姑娘也是不錯的，柳月、劉窈、憶娘：」徐隆愠道：「阿勇，你別說這話了！」何勇支吾幾下，瞅了黎洪一眼，四哥臉上可盡寫「看吧！他就是這副德性」的嘴臉，嘀咕道：「怎麼大家都是這麼死心眼的樣子？」

黎洪奇道：「大家？都？阿勇，你是不是喜歡上誰，沒有老實告訴你四哥？」

何勇失笑道：「什麼啦？四哥你狗嘴吐不出象牙！」

黎洪臉色一沉，挑眉道：「我警告你啊，小阿嵐是很古意沒錯，愛上她你可是會受傷的喔！」黎洪與江嵐自互表心跡後，但隨即分隔大肚南北岸，去年十一月江嵐輾轉得知徐隆久病，便暗地潛來藍興庄與黎洪相會。江嵐在徐五娘的屋厝小住一陣子的事，除了黎洪和徐五娘母子之外，僅有讓何勇知曉。

何勇喏道：「什麼話，我、我對江嵐姑娘才沒意思咧！你、你食了五娘這一頓，好意思講

閒話冷落五哥嗎？」

「拜託！阿隆，我哪曾冷落你啊？」黎洪冷不防伸出手朝徐隆的臉頰大力一捏，徐隆一楞，當即奮力甩開，他沒好氣道：「你現在有個小娣仔（女朋友），哪能明白我的心情？」黎洪皺眉道：「不講就不講嘛！看你屎面要擺到何時？」

「表小姐？你怎麼來了？」何勇驚呼一聲，黎洪、徐隆見張石虹到來，連忙起身行禮，齊聲道：「表小姐好。」張石虹悄然獨立，彷彿沒有聽到眾人的聲音，黯沉的眼眸且自流轉，似乎心馳遠處。

儘管正月時節已由冬轉春，寒意未褪，冷風一颯，她呼出了一口白團團的熱氣，籠罩了她膚色本白的臉龐，髮絲如飛墨，與身後烏漆的夜色儼然融為一體。張石虹身上罩著如鶴之掩翅的披肩式袖子，此刻真如白雪紅梅，流光溢彩的仙女一般。只見張石虹燕眉杏眼，朱唇微啓，欲語還休，眼角卻猶自掛著淚痕，雙眸更顯剔透晶瑩。

張石虹目光朝黎洪深深而去，幽幽的道：「你那古意的娣仔是誰？我有看過嗎？」若是平常，黎洪必定會和表小姐東拉西扯閒聊一堆，但是今日的張石虹，讓黎洪完全不會有對她開玩笑的念頭，只得領首道：「她、她是……」

「你不要講，我不想聽！」張石虹倏地大聲喝阻，何勇、黎洪和徐隆只得愣在一旁，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不動。

張石虹秀眉緊蹙，接下來的話一字一句都像從牙縫中迸出來：「顏頭家剛剛：收到了【高福盛】恭賀的帖子，立刻就拿到我堂兄家（張黏、張鯉）拆掉，帖子上寫：『張石虹語音哽咽，忽然說不下去了。三個大男人頓時感到一陣氣氛凝結的尷尬，當下你看我、我看你，靜候【藍張興】張家大小姐金口再開。不知道沉默了多久，張石虹唇齒微觸，淚珠止不住地滾滾滑落——』」

藍興庄西南側雕樑畫籠的張家大院，偌大的廳堂銀燭輝煌，搖曳的燭光將張黏、張鯉兄弟五官的陰影拉得忽長忽短。「藍營」二弟子張鯉捧著泛黃的信紙，上頭以間隔整齊、儒雅圓潤的筆跡寫道：『……久聞張府長女，貌比明妃，才如易安。蒙【藍張興】寶號之尚德，濟芳斗膽冒昧，相請小女下嫁於小大人達，共結連理，高家上下必捧珠於掌，朝夕相顧。佳緣若成，漳泉夙怨，不解自解，烏溪兩岸，千秋止戈，猶若秦晉之好，是我彰化之福……』³

彰化縣半線保

半線庄·高家大寨

「妳後背上的刺花：不論看多少次，還是覺得很漂亮：」一名年輕男子躺在眠床上，言

³ 明妃，即王昭君，生於公元前五十年左右（西漢），卒年不詳。易安，即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公元1084-1155年），活躍於南北宋跌盪之際的著名詞人。

語讚嘆，表情卻滿是慵懶之態。

廂房光線晦澀，燭光微弱的照耀下，一名風華冷豔的女子坐在梳妝台前，梳理著凌亂的長髮，她嘴角勾起難以察覺笑容，銅鏡映照中男子衣衫不整的模樣一覽無遺。

「錦舍，你真的要娶【藍張興】張府的女兒嗎？」葉港漣撥了撥頭髮，語調平淡地問道。

「這麼漂亮的身軀，你倒是挺大方的嘛！」高人達打了個哈欠，又道：「聽說妳以前還有不少豐功偉業……」

「哼……說我，高家宅第這麼多的丫頭，你哪一個沒對她們下手過……」

「呵呵呵，她們怎麼跟妳比……」

「你別誤會，我可沒有食醋的意思。男歡女愛，理所當然……錦舍，你還沒有回答我呢……」

高人達笑道：「妳承認吃醋，我才回答妳。」葉港漣回頭掃視高人達一眼，如寒潭的目光不禁讓高人達一陣哆嗦，他搔了搔前額光溜溜的頭皮，訕訕道：「可能娶不到吧？早就查過啦！張家姑娘年方十九，咱們河洛人逢九是不婚的；那個顏居益重視禮儀俗法的不得了！我也不清楚阿爸和阿舅怎麼想，可能是想要試探一下那隻老狐狸吧？哼……上次他打發一個小丫頭來咱們【高福盛】，這筆帳還沒跟他算呢！不然李湯頭家的女兒……本來應該是我的正室，這下好啦！讓【張震萬】那群客人仔撿到便宜……」

葉港漣嘆了口氣，由衷地道：「一個小丫頭？太可惜了，像羅鏢頭那樣的男人……可是非常令我心動呢……」這回換葉港漣感受到銅鏡中男人怫然不悅的目光，輕笑道：「錦舍，不高興呀？」

高人達腦中浮現前幾個時辰前，羅辭一臉倨傲膽敢對他吹鬍子瞪眼的樣子，自己居然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不禁悶哼一聲。高人達身子一側，彎身想拿抽絲菸的水菸桿卻抓了空，他才想起管事高川傍晚有跟他提過，水菸桿給拿去清洗了……高人達無奈的嘆口氣，他菸癮沒像高人達那麼大，平常也很少在抽，所以管家報告時，高人達並沒有放在心上，偏偏此刻……

唉，高人達覺得委屈，好像全世界都在跟他作對！於是高人達更形慵懶的橫躺在床，百般無賴之下，又開始注視起女人刺在背上的圖騰：那一對如飛翼展翅般的深邃文身，搭配女人玲瓏有緻的身段，是多麼驚心動魄的美麗與銷魂。

只見葉港漣正斜著半張臉孔貼著銅鏡，俐落地戴起耳鈎，喀啦作響，高人達看得有些迷茫，忽道：「葉港漣……雖然妳常常在我身邊，但……本舍卻始終覺得……看妳不清楚……」葉港漣巧笑倩兮，道：「錦舍，我背後的刺花你都看過多少遍了，還看不清呀……」

「妳明白我的意思。」高人達雙眉一揚，語調攪雜著慵懶與無可奈何。

「我覺得咱們這樣挺好，」葉港漣兩支耳鈎都已經整裝，眼神專注地對著鏡子打量自己

的妝容，「我也沒有奢望從你這得到什麼。」她唇角微抿，若有似無地說。

高人達失笑道：「什麼話？烏溪南岸誰不知道：這【高福盛】以後還不是我本舍的！有什麼是妳不能奢望的？」葉港漣盯著銅鏡中的瞳孔出神，半晌才道：「任憑你家財萬貫、有權有勢，也不能改變我阿東社番女的事實……」高人達心裏嘀咕：「這個女子平素別人若一講她番社出身，她就馬上讓對方比死得還難受：今日是什麼日子，自己居然先提出來了？」高人達嘴角一撇，道：「這有什麼難的？將來妳做了我的細姨，我去縣府跟造冊的人講一下，還不給妳一個書香世家漂漂亮亮的身份？」

葉港漣低下頭，端倪著從手背蔓延到手肘上的魚網狀文身，喃喃道：「錦舍你還是不懂……」高人達奇道：「不懂什麼？」

葉港漣微微一哂，臉上又壟罩起一貫冷若冰霜的氣息，說道：「就像平平都是頭家的後生，有人生來是嫡子，有人生來就是雜種仔，這身份是不會改變的：錦舍，我不會做你細姨的，這個話請你以後不要再提了。」

高人達的一言一語向來都被奉為金科玉律，不意給葉港漣碰了個軟釘子，臉色條地陰沉下來，要不是顧念兩人適才溫存了一番，錦舍簡直要翻臉責備起人了。葉港漣卻蠻不在乎，高人達在高家寨中身份再尊貴，但這只有孤男寡女的廂房之中，要來硬的——葉港漣何等身手，還怕他高人達嗎？兩人沉默了一盞茶的時間，葉港漣突然想起什麼，隨口問：「讓你娶張府的姑娘：到底是誰的提議？」

【藍張興】的張氏家族來自前台灣北路營參將張國一脈，張國在台灣最高職位曾任過台灣水師協副將，拜從二品之武官，在台灣之地經略的時間比藍廷珍家族來得早。雍正年間，業戶【藍張興】由藍氏嫡系出身的顏居益來主導墾務，但張國後人的影響力仍不容小覷，造成泉裔張氏家族在【藍張興】中一片漳裔色彩獨樹一幟。大肚溪南岸泉裔【高福盛】高氏嫡系挑中【藍張興】張氏家族做聯姻，也不失為一招好棋。

天色已沉，又說了這會話，高人達有些晒了，原本的愠火也懶得再費心點燃，他揉著眼皮道：「應該是……小舅的意思吧？我老爸根本沒有心思在厝內：看我早過了二十，他都不急：是說我也不急啦……」葉港漣笑道：「黃主母倒急了。」

「她：她怕是最近看牌友們一個個都抱孫了，才突然想到吧……」高人達嘿嘿一笑，忍不住再打了個哈欠：「哈呀……好冷……不聊了！」逕自拉著棉被橫躺在床，閉上雙目聆聽葉港漣起身、穿衫與其它首飾珠環，直到葉港漣傳來走出門房的聲音，高人達才喃喃自語起來：「張家的姑娘……是個大美女……」

⁴ 阿東社 (Asoso, 《諸羅縣志》作「阿東社」, 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則作「啞東社」), 歸類屬巴布薩族 (Babuza), 社群應位於大肚溪南岸, 今彰化市西北境。引洪敏麟先生專著所述: 「阿東社群舊址曾於康熙五十七年 (1718年) 遭大洪水淹沒, 遷移到今日彰化市香山里、牛埔里一帶 (舊彰化縣城入口處)。」

彰化縣貓霧揀保

藍興庄（藍張興庄）

「不會的，咱們大姑娘芳齡十九，逢九出嫁不吉利！張主母怎麼同意讓她寶貝女兒在這麼不吉利的年歲出閣呢！」黎洪連忙哄著不停掉眼淚的張石虹。

張石虹哽咽道：「嗚嗚嗚，真的嗎？太好了……嗚嗚嗚！」

徐隆皺眉道：「今年十九，明年還是會二十呀：不成親，難保頭家不會就此訂下親事……」

徐隆向來習慣捉黎洪的語病，在這個應該要安慰表小姐的場合，不經修飾地吐出更讓場面失控的話。

「哇啊啊啊——臭徐隆，我打你、打你！你就這麼希望我嫁給高人達嗎？」

「表小姐：我、我……失禮啦！我不是那個意思……」

黎洪見徐隆給張石虹打得連連後退，調皮心起，也跟著湊過去頂了徐隆，徐隆給黎洪撞得差點屁股朝天，不禁罵道：「黎洪！你……你學表小姐湊什麼熱鬧啦？」黎洪嘿嘿一笑，道：「誰叫你剛凶我？就講你笨，你還不承認！這個……訂下親事又怎麼樣？要知道啊，一年之中變數很多呀！這……說不定來個朱二貴、朱四貴走反……咱們的何勇……立了大功，受朝廷封賞，你張小姐也就被指婚給他也有可能呀！」

何勇從張石虹泫然欲泣之後都不發一言，這當口突然被黎洪點到名，誰都覺得一陣莫名其妙。徐隆低聲道：「你扯阿勇幹嘛？」黎洪朝徐隆啐了一口，手掌伸過去作勢要封住徐隆的嘴。

張石虹怒道：「黎洪你講話每次都沒得正經！從小就是這樣……愛惹我生氣！幹嘛？惹我生氣你很歡喜嗎？」黎洪雙手猛搖，一臉無辜地道：「哪有這樣的事？不然表小姐妳講講看呀？我黎洪……何時何月何日何事惹妳生氣了？」張石虹頓時語塞，更是又氣又惱，大聲道：「總之就是……很多很多事啦！包括現在！我上輩子一定是跟你相欠債！」

徐隆寬慰道：「表小姐，別氣了！其實我跟阿洪真的都不願意……你嫁給那錦舍。那個錦舍……唉……講真的，表小姐妳嫁過去……一定會被他欺負……」徐隆與黎洪去年六月時，被帶到半線庄待過一個多月，高人遠行徑之囂張、目中之無人，著實令徐隆不敢再領教。

何勇神態一轉疾言厲色，咬牙道：「不行！表小姐絕對不可以嫁給那個了尾仔团（敗家子）！」黎洪咕噥道：「雖然講是這麼講，就算先訂了婚約，咱們的頭家最愛給人亂畫生辰八字……」張石虹臉有愠色，尚未發作，何勇已經先聲奪人：「四哥！你不要事關己，就盡說那些閒話好嗎？」何勇氣血上湧，竟然出手推了黎洪一把。

何勇這一推是用上三、四成勁道，事先毫無徵兆可言，黎洪被推得趑趄，對於七師弟如此發難，黎洪不可置信地瞪大了雙眼，沒好氣道：「我有說不理嗎？我話都沒說完你才急著打什麼岔啊？」

徐隆見狀當即拉開兩人，勸道：「阿勇，阿洪會講這點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頭家心意難測，婚約若拖了一年，未必是好事……」徐隆此刻自然想到黎貞，從她最原先是許配給顏家三

舍開始，接著又因去年九月【高福盛】的世仇提親，顏頭家就像楚河漢界一般，四兩撥千斤，說棄子就棄子了。

或許對顏頭家而言，損失得只是他顏家大院的一個小小Y鬟，根本不痛不癢；可是這個小Y鬟：是徐隆的青梅竹馬，兩人早有婚姻之約，從前隨便跑過個田埂渠道或者巷弄：拐個彎、敲個房門：就能看到那小Y鬟的一顰一笑；如今卻橫了一座彰化縣城，大肚溪無情的涓涓細水，不斷提醒著徐隆，黎貞早已不在他身邊。

張石虹又不住嚎啕大哭起來：「我不要嫁給高人達：我捨不得我阿母（張妙娘），我不要離我阿母那麼遠！不管，你們給我辦法！既然他那麼壞，你們乾脆去把他給殺掉、下毒什麼都好……」何勇表情滿是怔忡，而黎洪為了勸阻張石虹再瘋言瘋語下去，大吼一聲：「別再哭啦！」張石虹哭聲稍緩，猶自嗚咽，黎洪才好氣的道：「表小姐，拜託妳別講這些餿主意：這別人若聽到了，妳大小姐可沒事，板子是要打在我們這些下腳手人的屁股上……」

張石虹纖手擦了擦臉頰上的淚痕，抽抽噎噎地道：「幹嘛：幹嘛不像貞兒那次一樣，再收個養女，打發到高人達那就好……？」黎洪翻了白眼，若非張石虹一副梨花帶雨的模樣，他真心想出手揍人。

「不可以啊！」徐隆搖搖頭，滿臉鬱結之色，「有道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個貞兒，給旁人的傷心難過：還不夠多嗎？」徐隆可沒有想到：高人達若是得知小Y頭又是個養女，不像張石虹本尊有家族靠山，小Y頭是極有可能死於非命。

黎洪點頭道：「那是！虧妳還讀了幾年書，咱們阿隆多懂事！」張石虹哼道：「我就是不懂事！你不是今日才知道！」語畢不解恨，背對眾人氣鼓鼓地走了些許步，才轉過身來對著黎洪罵道：「我就是不懂事：我要叫顏頭家收你當螟蛉子！那你還不可以正大光明人贅我們張家嗎！」

徐隆大怔，他不知道愣了多久，轉頭看了兩位師兄弟，同樣也是驚愕之態；尤其是黎洪，雙唇支支吾吾地打顫的樣子，十分狼狽。徐隆平常是很喜歡看黎洪的窘樣，但此時此刻，卻只能努力開口替黎洪解圍，強笑道：「欸：這：貞兒已經過繼給張家了，阿洪：若再過繼給顏頭家的家：是不是有點：有點奇怪？」

張石虹擤了擤鼻頭，破涕為笑道：「那不是更省事嗎？貞兒都是咱張家的人，黎洪不就也等於張家的人嗎？呵，那黎洪以後也不必老以下腳手人自居……」黎洪條地背脊發涼，緊閉雙目，朝張石虹雙膝一跪。

張石虹奇道：「黎洪？你這是幹什麼？」天頂的烏雲拂過了春月，大地一片漆黑，月光將明將滅的籠罩下，讓黎洪的臉色顯得黑白變幻。半晌，浮雲再度被冷風吹散，黎洪睜開雙目，抱拳道：「那就更不行了！貞兒過繼給張家，那就是表小姐的妹妹：那黎洪冒天下大不韙：從今以後：自僭為表小姐的兄長：對於表小姐，更好生相敬……」

只見團簇在鶴翅白絨披肩中的可人兒，脹著一張紅通通的臉蛋，不敢置信地搖頭晃腦，張石虹心亂如麻，千言萬語，如哽在喉，她霍地將屈膝而跪的黎洪猛然一撞，「砰」了一聲巨響，黎洪給摔得一屁股灰。

張石虹決然道：「黎洪，你……你……你不好意思講當我阿兄？少臭美了，我不希罕！」語畢張石虹頭也不回，奔離三個大男人的視線。

「表小姐！」何勇最先反應過來，大聲跟在張石虹身後喝叫。

「阿洪……」徐隆連忙拉黎洪起身，拍掉衣襟上的濁灰。

黎洪無力的應道：「沒事！你去看看表小姐……」徐隆看不清黎洪垂著頭的表情，嘆道：「你要怎麼做？要跟過去嗎？」

黎洪垂目沉吟了半晌，終於迎上徐隆的雙眼，決然道：「我沒有其它話要和表小姐講了，你去吧！我把碗箸收收，回去睡大覺……」黎洪目光是罕見的沉著，又宛如刺針般的凌厲，毫不修飾地扎在徐隆的胸口上，讓徐隆下意識地閃避，不敢直視。因為那就像在嘲諷徐隆，他當初對待黎貞的態度是有多麼多麼的懦弱。